

美国地区研究创生期的思想史

牛 可

内容提要 1943—1953年间,美国的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领导了美国地区研究创生运动。这一运动不仅致力于填补当时美国海外知识的空缺,而且着眼于对美国社会科学的总体改造,并饱含对美国文化和公共智识生活的关切和反思。美国的地区研究以“跨学科”和“全世界覆盖”为核心理念和目标,具有改造美国社会科学、对现有学术专业化格局予以深化和拓展的深远意图;而其推行和倡导的“跨文化理解”和“文化相对主义”,则构成美国社会科学家和智识精英克服美国中心主义和西方文化偏狭性的自觉和重大努力。

关键词 地区研究 美国 跨学科 全世界覆盖 跨文化理解 文化相对主义 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

就其起源和完备形态而言,地区研究本是一例独特的美国事物。与20世纪的很多事一样,地区研究在美国产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为,在以世界各个地区、国家、民族和文化为对象的专业化学术知识的生产上,美国通过地区研究占取了巨大优势,并向美国以外的世界输出。“知识在美国生产,在全世界消费”,地区研究正合此说。它的创生和发展,是建立和深化美国知识优势的一个重要环节。对很多国家而言,说美国人拥有比它

* 牛可: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邮编:100871)

们更多、更“好”的关于它们自身社会和文化的专业化学术性知识,大概说得过去。这一优势,是先前“东方学”时代里西方知识优势在“美国世纪”里的继续和更新,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社会知识方面的优势和“霸权”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与美国在大多数其他社会知识领域里的优势相比,地区研究方面的优势更醒目也更深刻。

“地区研究”今天更是美国知识、美国理念和美国语汇向全世界扩散的一个事例。在许多国家,包括那些有自主学术系统的国家,无论其从前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域外研究”, foreign studies)是在什么名目下存在,呈现出什么样的构成、形态和体系,地区研究的名称、理念和组织要素都有所引介输入。如在中国,先前有以“国际”、“世界”和“外国”冠名的各个学术领域(如“国际问题研究”、“世界历史”和“外国语言和文学”),如今则出现了与“智库运动”密切相连的“区域和国别研究”^①的组织规划活动,其中或多或少具有对既有学术群体加以更新或重组的意图和意涵。与任何外来知识和制度的播迁和移植一样,美国地区研究向外传输中也难免有所增益和减删,发生所谓适应性变易;其他国家很难(也不必)照搬或者仿制美国地区研究。而实际上它们似乎一般都是以相当有限的方式采借和吸收美国地区研究,在此名下重组或建构某些域外研究,而不具备美国地区研究那样繁多、复杂的内容与整全、细密的制度形式,尤其难以达成像美国那样完整的“全世界覆盖”和那么高的制度化跨学科水平。但另一方面,地区研究的海外“改版”与其美国“原版”之间所产生的差别、变异当中,恐怕也有一个原因,即引入者对其效法的对象并不足够了解、理解。比如,在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中,并没有出现对美国“原版”加以充分了解的意愿和行动。而对这一原版的某些理念的、制度的、文化的要素,对其知识社

^① 就笔者所见,美国自1940年代以来出现过不同的语汇用以指称“地区研究”,包括“regional studies”,“foreign area and language studies”,“area study”,“areal studies”,“world area studies”,“foreign area studies”,“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international studies”等。1947年美国地区研究全国大会后,“area studies”一语取代其他,广为流通;且盖有以“area”指国家以上的地理范围,以“region”指国家以下的空间单位的大致情形。但也有例外,如哈佛大学就取“regional studies”,其课程体系多年来沿用这一费正清所谓的“哈佛土语”(harvardese)。参见哈佛课程目录:Harvard College, *Courses of Instruction, 2004—2005*,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 131; John King Fairbank, *Chinabound: A Fifty-year Memoir*, New York: Harper & Row, p. 324。另外值得注意,伴随“area studies”的建立出现了直接冠以“area”的许多用语“area research, area program, area center, area approach(areal approach), area specialist, area scholar, area student, area organization”等。地区研究运动中曾有人造“areaist”(地区研究学者)一词,后未见流通。至于“area studies”一语的中文对译,鉴于对大于国家的地理、文化空间单位,已例行以“地区”一词四对,如“东亚地区”“中东地区”“拉美地区”“亚太地区”,等等,所以,就语用连贯性着眼,至少在指美国“area studies”这一历史概念时,还是应该译为“地区研究”。

会学的意义和影响予以了解和理解,^①以作为他者经验的来源和达成合理变创的出发点之一,这本来应该是我们构造自己的“区域和国别研究”所需的一个基础性工作。

美国的地区研究生发于美国的学术、文化和社会环境,它尤其是在 20 世纪中叶美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发生巨变的历史情境中应运而生。地区研究在美国的创生,是一场包涵丰富理念和多重关切,并夹带激切变创意图和明确规划目标的知识构建事业和学术思想运动。从 1943 至 1953 年整十年间,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SSRC)充任领导、发动、研议、组织和规划的中枢平台,美国学术团体、高等教育机构、大公益基金会乃至于某些政府部门的组织和个人从多个方向,以各种形式响应、配合、参与,促成地区研究早期阶段突出的整体布局、全盘推进和高速发展,使庞大、完整、制度化的对美国以外世界的学术知识生产集群于短短十年间告成初创,并深切嵌入于美国社会科学和高等教育体系当中。地区研究于是有一个可予清晰界定的“创生史”。^②今日美国地区研究/国际研究的性状、格局,固然不完全在这创生史当中所一次性地被塑造或规定;作为一个内部构成多元、复杂的学术“复合体”(complex),地区研究在 70 多年来的运行演进中事出多端、牵连纷纭、纠葛不断、变动不居,其变常之数殊难清晰梳理,巨细事态不易周全把握。但可以肯定的是,地区研究创生阶段,因其所具有的大型学术思想运动和学术规划的双重特性,确为后世地区研究注入了基本的、关键的、规定性的要素,而使地区研究具备了总体上的完整性和稳定性。从创生阶段为理解美国地区研究提供必需基础,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已有研究颇有欠缺之题。^③

本文拟将地区研究创生运动置于美国社会科学史和公共思想史的长期背

① 所见关于地区研究的制度、思想和文化方面的讨论,笔者感到尤为精要、辟透者有:R. D. Lambert, "Area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D. L. Szanton, "Area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tellectual Trends," in Neil J. Smelser and Paul B. Baltes, eds.,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s*, Amsterdam: Elsevier, 2001, pp. 686-692, 692-699; Benjamin Schwartz, "Presidential Address: Area Studies as a Critical Disciplin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40, No. 1, November 1980, pp. 15-25; Thomas Bender,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Twentieth Century," Prepared for International Rectors Conference, New York University, February 22, 1997, 蒙作者寄赠;David L. Szanton, "Introduction: The Origin, Nature, and Challenges of Are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David Szanton, ed.,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pp. 1-33.

② 以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为线索对地区研究“创生史”的初步叙述议论,参见牛可:《地区研究创生史十年:知识构建、学术规划和政治—学术关系》,《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6年第1期,第31—61页。

③ 相对于地区研究的重要性而言,美国学界对其考察思考殊为不足。关于地区研究的学术史,笔者另具文讨论。

景中,以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方面的文献特别是下文所称地区研究“创建文件”为主要资料,呈现和阐发地区研究创生时期的关键学术和文化思想要素,以求对地区研究创生运动作为一场学术制度构造工程和学术思想运动的内容和意义达成深入理解。

一、地区研究创建运动与创建文献

地区研究的创生首先可以述记为组织、规划活动,其次也可以在其中发掘一部内涵丰富、意义重大的思想史。创建过程始于1943年,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海外军事活动需要而设立的军方“语言和地区”培训项目。^①正是在军方项目实施中,许多高校急剧增加其关于海外地区社会知识和语言的教学活动,开始大规模设立、组织地区研究项目。而且战争将海外知识库存本身及相关人员、组织和设施的严重短缺暴露出来,于是有强烈国际主义取向的社会科学家和知识界人士关于大举发展海外知识的呼吁和主张正得其时,在学术界内外获得前所未有的响应和支持,使地区研究运动蔚具非同一般的声势。由此可见,地区研究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军方项目为契机和发端。

地区研究运动的确有对“(海外知识的)匮乏”做出反应和弥补的一面,但依据这一方面,地区研究的历史起源和发展样态则不足得以充分认识。^②就在

^① 1942年初以来,美国陆、海军以“地区和语言”为名号,启动多项关于海外行动所需知识的培训项目,包括:陆军专门化培训项目(Army Specialized Training Program,ASTP,1942年12月建立)所属的“外国地区和语言学习课程”(Foreign Area and Language Study Curriculum,FAL),陆军的“民政事务培训学校”(Civil Affairs Training Schools,CATS,1943年夏季开始),以及海军的“军事政府和管理学校”(School of Military Government and Administration)。这些培训项目都借重高等教育机构,以合同制形式将项目设在大学,通常有大学学者制定培养计划、课程大纲并承担教学任务。在参与军方项目的各高校,关于海外地区的语言、文化和社会科学(尤其是地理学和人类学)课程有了史无前例的扩张。陆军专门化培训项目下的“外国地区和语言学习课程”项目有55所院校加入,参训人员在1943年12月的高峰中曾达13000余人。参见Charles S. Hyneman,“The Wartime Area and Language Courses,”*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 Vol.31, No. 3, Autumn 1945, pp. 434-447; William Nelson Fenton,“Integration of Geography and Anthropology in Army Area Study Curricula,”*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 Vol.32, No. 4, Winter 1946, pp. 696-706; Malcolm M. Willey,“The College Programs of the Armed Services,”*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231,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War, Jan. 1944, pp. 14-28; Wayland J. Hayes and Werner J. Cahnman,“Foreign Area Study(ASTP) as an Educational Experi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Social Forces*, Vol.23, No. 2, Dec. 1944, pp. 160-164.

^② 笔者感到,地区研究的重要阐发人之一、宾夕法尼亚大学地区研究组织者兰伯特过于强调“地区研究主要是对匮乏的反应”。Richard D. Lambert,“Blurring the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Are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s*, Vol.33, No. 6, July/August 1990, pp. 712-732, 尤见p. 724。

军方项目开展的同时,美国学术团体和大基金会也开始发动、组织和规划地区研究。它们考察美国海外知识现状、反思社会科学职业化/专业化格局、重估国际知识与美国政治和公共生活的关系,进而构想全新的美国国际知识体系,制定著名思想史家托马斯·本德所说的“长期知识议程”(long-standing intellectual agenda)。^① 作为组织单位的地区研究创建者有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ACLS)、全国研究理事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NRC)、美国教育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等;而这些组织联合组建或者由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单独组建的专务地区研究的制度工具和组织平台相继有:民族地理学委员会(Ethnogeographic Board, 1943—1945年)、世界地区委员会(Committee on World Regions, 1943年)、世界地区研究联合考察委员会(Joint Exploratory Committee on World Area Research, 1945—1946年)、世界地区研究委员会(Committee on World Area Research, CWAR, 1946—1953年)、地区研究培训奖学金委员会(Area Research Training Fellowship, ARTF, 1948—1953年),其中尤以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下属的世界地区研究委员会存在时间最长,积极有力地担当了地区研究的规划和组织职能。这些组织平台上又展开频繁密集的研议活动,其中美国学术史上少见其类的1947年和1950年两次地区研究全国大会最为突出、重要。

这十年创生史也是创设、研议和传播理念、思想和行动方案的历史。经由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主持或推动,有多项关于地区研究的机构工作报告和个人研议文稿得以发布传播,其中最为重要者包括:《汉密尔顿报告》(*The Hamilton Report*, 1943年)、^②《芬顿报告》(*The Fenton Report*, 1944、1947年)、^③《韦

① Bender,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Twentieth Century,” p. 4.

② 《汉密尔顿报告》由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世界地区委员会授权撰写发布。初稿见藏于洛克菲勒档案中心:“by Earl Hamilton, Committee on World Region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February 25, 1943, Washington, D. C.”; Committee on World Regions, Meeting, February 25, 1943, Washington, D. C., SSRC Collection, Accession 1, Series 1. 19, Box 229, Folder 1386, 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 (Hereafter RAC), Sleepy Hollow, New York; 经修订后终稿以《社会科学中的世界地区》为题散发,见藏于美国少数大学图书馆:SSRC Committee on World Regions, *World Regions in the Social Science: Report of a Committee of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Mimeograph, June 1943, New York,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笔者认为,《汉密尔顿报告》可被视为地区研究运动的“发动宣言”。

③ 1943年底,民族地理学委员会委托威廉·芬顿(William Fenton)等主持对美国高校海外研究状况进行考察。初期成果于1944年5月以《关于美国大学中的地区研究的报告》(*Reports on Area Studies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油印形式结为6册;最终报告于1947年由美国教育理事会出版。本文引称最终报告为《芬顿报告》:William Fenton, *Area Studies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 for the Commission on Implications of Armed Services Educational Programs, Washington, D. C.: 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 1947.

宾克—杨报告》(The Webbink-Young Report, 1944年)、^①《雷德菲尔德报告》(The Redfield Report, 1944年)、^②《霍尔报告》(The Hall Report, 1947年)、^③《瓦格雷报告》(The Wagley Report, 1948年)、^④《斯图尔特报告》(The Steward Report, 1950年)、^⑤《辛德尔报告》(The Heindel Report, 1950年)、^⑥《本尼特报告》(The Bennett Report, 1951年)^⑦等九篇。这些报告清晰刻录了地区研究运动的各个方面、环节和阶段,是重建创生史过程的核心资料。更当引起相关学术领域重视的是,地区研究创建者的意图、理念、抱负和思虑,他们关于地区研究在社会科学认识论、学术制度,以及知识生产的方向、策略等方面的思考,他们关于地区研究在美国文化和公共智识生活中的作用的认知和主张,在这些

① 1944年3月,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秘书处两位成员韦宾克(Paul Webbink)和杨(Donald Young)提交发布题为《高等教育和研究中地区专业化规划中的社会科学考虑》的备忘录。“Social Science Considerations in the Planning of Regional Specializ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Research,” March 1944,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Memorandum, from Paul Webbink to Roger Evans, March 10, 1944,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Collection, Record Group 3.2, Series 900, Box 31, Folder 145, RAC.

② 1944年4月,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董事会成员、芝加哥大学社会学部主席、著名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撰写题为“教育和研究中的地区研究项目”的备忘录,经由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散发。Robert Redfield, “Area Programs in Education and Research,” Robert Redfield Papers, Series IV: Redfield Publications; Subseries 1, Box 58: Articles and Speech; Folder 11 “Area Programs in Education and Research,” Special Collections Research Center,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

③ 1946年4月至9月,地区研究运动的首席领导人、密歇根大学日本学家霍尔(Robert B. Hall)由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授权就美国大学和学院内地区研究开展情况的调查,1946年10月底,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问题与政策委员会决定由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发布该项调查报告,Robert B. Hall, *Area Studi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ir Implication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Pamphlet 3, May 1947,该报告思虑深入、议论周详,对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规划活动及第一次地区研究全国大会提供了重要基础,堪称地区研究运动的“宪章”。

④ 第一次地区研究全国大会后,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委托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家、拉丁美洲专家查尔斯·瓦格雷(Charles Wagley)对会议予以记录和总结,次年列入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工作报告公开出版,以求进一步巩固国大会的成果。Charles Wagley, *Area Research and Training: A Conference Report on the Study of World Areas*, SSRC Pamphlet 6, Committee on World Area Research, SSRC, June 1948.

⑤ 1948年春,世界地区研究委员会委托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特(Julian Steward)主持开展一项考察波多黎各文化的研究项目,以为地区研究的示范项目。该项目的最终报告经世界地区研究委员会审议,于1950年春以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工作报告形式予以发布。Julian H. Steward, *Area Research: Theory and Practice*, SSRC Bulletin 63, Committee on World Area Research, 1950.

⑥ 对1950年地区研究全国大会,由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秘书处干事辛德尔(Richard H. Heindel)撰成总结报告为《辛德尔报告》。Richard H. Heindel, *The Present Position of Foreign Are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 Post-Conference Report*, Committee on World Area Research,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New York, mimeograph, 1950.

⑦ 1949年2月,卡内基促进教学基金会(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召集美国主要大学校长会议,提议就地区研究情况举行新的普查,目的是获取关于大学地区研究,尤其是已经建立的中心组织的状况的准确图景。该调查的成果由世界地区研究委员会委员本尼特撰写成文,于1951年6月由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发布,是为《本尼特报告》。Wendell C. Bennett, *Area Studies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New York, 1951.

文献中历历可见。本文郑重提出：这些负载地区研究创建者的考察、反思、规划和展望，规定了地区研究运动的性状和方向的文件，正可被定义为地区研究的“创建文件”(founding documents)。以往研究中这些文献未遇足够述录读解，而仅得零散提及和引用。^①而今如欲深入开掘地研究创生史乃至地区研究整体的学术、制度、思想和文化的内涵意义，则须对这些创建文件加以详密解读和充实阐发。

二、地区研究的社会科学史背景

地区研究的创生、发展，既是美国社会科学史和高等教育史上的重大变创，也是对美国智识生活和公共生活当中一些历史性要素的延续、更新和再造。用桑顿的话说，地区研究是“一项强大的社会和智识发明”(a powerful social and intellectual invention)，^②而这一“发明”同时有其历史根据和对历史的反应或“反动”。在更大历史图景中认识地区研究之延续和变创的两重性质，则首先须将其置于美国社会科学职业化/专业化进程的长期脉络当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现代美国专业化社会科学史可被大致区分为两个基本阶段。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初可被视为美国社会科学“职业化”“专业化”的早期阶段。在这一阶段，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人类学、心理学、统计学等“常规学科”(conventional disciplines)纷纷进入大学，并在大学内构造“学科系”(disciplinary departments, conventional departments)组织；各学科又建立全国性专业学术组织。这是各学科扩张规模并树立各自作为“科学”的制度身份和权威地位的阶段。这一阶段塑造了美国社会科学体系的一些基本的、长期的趋势和特性：对自然科学典范的追随之下对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宗奉，普遍存在的或明确或默会的对客观性、确定性和精确性的信念和执着；强固的学科制度即“硬学科”形态，其界定学科的依据倾向于以抽象理论

^① 大卫·恩格曼为当今冷战社会科学史研究的领导学者，对地区研究问题有重要发见，但他将《韦宾克—杨报告》错指为《雷德菲尔德报告》。参见 David Engerman, “The Pedagogical Purpose of Interdisciplinary Social Science: A View from Are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Vol.51, No. 1, Winter 2015, pp. 83, 91. 洛克菲勒基金会档案中《韦宾克—杨报告》页面未标作者，但据邻件保罗·韦宾克(Paul Webbink)致罗格·埃文斯(Roger Evans)的函，略可推断撰者为韦宾克、杨二人。而《霍尔报告》指同题文件为后二人，更可确证。The Hall Report, p. 2. 另可查证于：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SSRC Annual Report 1943—1944*, p. 42. 在笔者看来，此文献指认错误，相关学术总体上对地区研究创生史及相关文献的疏忽和盲区是更主要的原因，作者个人失察倒在其次。

^② Szanton, “Area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tellectual Trends,” p. 693.

和方法论体系而不是“实体对象”(subject matter);认识论立场偏好于“通则性的”(nomothetic)而不是“具体形象的”(ideographic),普遍性取向的(universalistic)而不是特殊性取向的(particularistic),演绎方法(deductive)的而不是归纳方法的(inductive),理论的(theoretical)而不是描述性的(descriptive)。简言之,这是一个职业化学者排挤“业余绅士”(gentlemen amateurs)学术的过程,“学科性”知识贬抑“非学科性”知识,“硬学科”凌越“软学科”知识的过程。经这一过程,美国社会科学形比欧洲更坚固的学科边界和更严重的学科分立局面,学科门户主义(disciplinary parochialism, disciplinary provincialism)盛行。此外,“为知识而知识”和“价值中立”信条之下,专业化学术性社会知识有对公共生活的总体疏离趋势。在美国,社会科学对有悠久传统的人文学术和人文主义发生比欧洲更大程度的割裂、凌越和排挤。^①

对我们的论题极为重要的一点是,在幼稚而严格的早期版本的实证主义所造成的智识氛围中,海外研究实际上是被排除于社会科学职业化/专业化议程之外。新建立的社会科学各学科,均以美国和西方为经验研究的当然对象,总体上心安理得地弃置更广大的世界各地,特别是非西方世界。在自命为普世社会科学的同时却在经验研究上毫不在意非西方世界,以为基于西方的通则性理论也将自动地达成对非西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这种在地区研究创建期被大加批判的倾向,也正可以说是早期的、幼稚的实证主义阶段的一个典型症候。而当时美国思想世界中的进步观念、西方中心主义、文明等级秩序观念和社会发展阶段论,乃至体现这些思想要素的“美国例外论”,与美国社会科学的这种“内向性”之间,大概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有选择的亲和性”(selective affinity)关系。这种“内向性”或许还有两方面的背景:那一时期的美国社会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镀金时代以来内部社会、经济危机所做出的反应;而美国对外政策在镀金时代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有明显的孤立主义取向,国内事务在社会科学议程中自然会占取优先性,对海外世界的兴趣受到挤压

^① 对美国社会科学早期职业化进程的解说见:Thomas L. Haskell, *The Emergence of Professional Social Science: The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Crisis of Authority*,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7; Mary O. Furner, *Advocacy & Objectivity: A Crisis in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1865—1905*, Lexington, KY: The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1975; Dorothy Ross,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Cambridge: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Dorothy Ross, “Changing Contours of the Social Science Disciplines,” Theodore M. Porter and Dorothy Ross,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cience*, Vol.7, *The Modern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208-218.

自在情理之中。

早期阶段的专业化学科格局排斥或者搁置海外研究,与海外研究本身所必须的人力和财政投入也大有关系。相对于以本土为实证对象的研究,海外研究实在是有着更多的难处和更大的代价:克服语言障碍、文化隔膜的功课永无休止,^①研究资料更短缺更难获取,细致、坚实的经验研究和实地研究更难开展,培训的周期更长、流程更复杂,这些都意味着要达到专业化学术所追求的“高深研究”(advanced research),从业者要做出更多的职业努力,社会要给予更大的资源投入。或者说,在可比条件下要达到同等的学术专业上的精致和深入,外国的研究者所需要的社会供养和自身付出,大概总要多于那些研究本国的人。而对于作为一项社会性智识事业的海外研究,学术世界内部的自发力总是不足的,而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国家的海外研究规模都小于国内研究,而且都通常在政府的制度和财政羽翼下存在。^②

但是,美国的学术生活和它更广泛的社会生活一样,总是存在着差异、异议和抗拒。实证主义认识论教义从来没有形成完全的独断。对学科的分立和隔绝,对专业化学术和公共知识、公共生活的隔离,社会科学共同体内外始终有一些偏离的支流,甚至也有直接的抗衡力量。深具美国特性的杜威实用主义知识论,在当时社会科学领域推倡一种更具特殊主义、相对主义和“情境主义”成分的社会科学观念,就颇有抵御、软化“僵硬的”实证主义的意味和效用。^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社会科学当中开始出现从多个面向上发起的对实证主义的质疑和反抗,甚至形成“客观性遭遇围困”(objectivity besieged)的局面。^④另

① 两位地区研究的代表人物赖肖尔、费正清感慨说,研究外国文化的人终其一生都是“摇篮中的婴儿”,正出于对此深刻体察。Edwin O. Reischauer and John K. Fairbank, "Understanding the Far East through Area Studies," *Far Eastern Survey*, Vol.17, No. 10, May 19, 1948, p. 121。关于文化隔膜及文化隔膜之下外国文化研究的“隔岸观景”之困,参见费孝通:《美国人的性格》,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01—105 页;李剑鸣:《隔岸观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75—89 页。

② 兰伯特观察到,在包括欧洲大国在内的世界大多数国家,海外研究的规模经常取决于政府资金支持 and 建立研究机构的政策举措,非政府学术部门在通常情况下一般不会供养大规模的域外研究队伍,尤其是对本国所属文化传统区域以外的地区而言。参见 Richard D. Lambert, "Blurring the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Are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s*, Vol.33, No. 6, July/August 1990, pp. 712-713。

③ Laura M. Westhoff, "The Popularization of Knowledge: John Dewey on Experts and American Democracy," *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Vol.35, No. 1, Spring 1995, pp. 27-47。

④ Julie A. Reuben, *The Making of Modern University: Intellectu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Marginalization of Morality*, Chicago, IL: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76-210; Peter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the "Objectivity Question"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111-278。

外,繁多的新研究议题和实践开始引发学科增容,溢出学科边界的思想 and 议程则自然生发。在学科与学科、问题与学科、学术和现实的交流和激荡中,严格的实证主义信念和议程发生松动和更新,更灵活、包容、折中主义的认识论立场和学科思想开始得到明确、响亮地表达。这大略就是美国社会科学专业化/职业化进程的第二个阶段。而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于1924年正式成立,正可标志这个更具反思性的新专业化/职业化阶段的到来。抑或说,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代表和引导了社会科学专业化纵深发展的方向和趋势。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创建使命”正是对社会科学学科分立状况的修正和某种程度的背反,更是对“学科门户主义”明确和系统的抗衡和矫治。^①

大致而言,所谓深度专业化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和态势:其一,广泛的学科间交往互动即跨学科研究,特别是跨学科研究的制度化努力;^②其二,次级学科和新研究议题/领域的大量增殖;而“次级学科”和研究议题增殖的动力,可能更多地还不是来自封闭学科系统的内生机理,而是学科互涉的后果。对于20

① 关于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早期历史,参见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Political Research,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Authors: Robert Crane, John A. Fairlie, A. N. Holcombe, Clyde L. King, Charles E. Merriam),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18, No.3 Aug. 1924, pp.594-600; SSRC,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Annual Report of the Chairman, 1926*, Chicago, Illinois, February, 1927; SSRC,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Decennial Report, 1923—1933*, New York; SSRC, 1934; A. F. Kuhlman,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Its Origin and Objects,” *Social Forces*, Vol. 6, No. 4, June 1928, pp. 583-588; 具有官史性质的制度史见: Elbridge Sibley,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The First Fifty Years*, New York;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1974; Kenton W. Worcester,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1923—1998*, New York;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2001; 关于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对美国社会科学中的影响,参见 Donald Fisher, *Fundamental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Sciences: Rockefeller Philanthropy and the United State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Ann Arbor,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3. 对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简要介绍,参见牛可:《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与美国科学史》,《世界知识》2010年9月,第17期,第64—65页。关于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在跨学科研究方面的独特而重大的作用,参见 Julie Thompson Kline, *Crossing Boundaries: Knowledge, Disciplinarity, and Interdisciplinarity*, Charlottesville, Virginia: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96, pp. 8-9, 23; Julie Thompson Kline, *Creating Interdisciplinary Campus Cultures*,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2010, pp. 21-23.

② 关于美国社会科学跨学科问题的早期的群体研议,参见 William Fielding Ogburn and Alexander Goldenweiser, eds.,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Their Interrelations*, Boston, MA: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27. 该书编者奥格本(William Ogburn)是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1920年代以来,美国大学在学科系之外越来越多地建立研究所(institute)、研究部(bureau)及合作性研究项目(program),最终是“研究中心”(research center)自1930年代以来的广泛建立,即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跨学科的制度构建努力。这一观察受益于范德比尔特大学历史学者罗斯(Christopher P. Loss)的研究及作者和他的讨论。参见“The Best Laid Plan: the Joint Center for Urban Studies of MIT and Harvard University and Ciudad Guayana in the 1960s,” working paper for Peking University-University of Wisconsin Workshop for Higher Education, May 28-29, 2015, 制度化跨学科另外一个例子是一些大学开始设“校席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ship)教席,往往有鼓励“跨越知识的常规边界”或跨学科的确切意图。参见 Hans Zinsser, “The Modern University and the ‘University Professor’,” *Harvard Alumni Bulletin*, July 1936, pp. 1186-1193.

世纪美国社会科学在这两个方面的趋势,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都是倡议和发动的中枢和策源地。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创建和前期阶段的灵魂人物是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主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梅里亚姆(Charles Merriam),他引人注目地强调“社会研究的公共性质”(communal nature of social research),号召通过新的研究实践和组织形式达成“知识的新综合”(new synthesis of knowledge)。1922年,梅里亚姆开始筹备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在申述该组织创建理念时指出,这个机构要担当起抗拒“过度的专业化、太过彻底的系科分化、各个学科之间的相互隔绝孤立”的潮流的责任。实际上,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在这方面清晰明确的目标感一以贯之,直至在地区研究运动中对其予以空前的大举推张。

“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 interdisciplinarity)是192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科学在认识论、研究方法和组织方式上的重大的、基本的动向,而20世纪美国社会科学的跨学科态势和潮流,在相当大程度上必须经由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才可得以理解和说明。“跨学科”一词据说就是在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会议室里产生的。而跨学科作为一种智识方案和学术文化意义上的“精神气质”(ethos),也正是地区研究的认识论宗旨和制度特性。地区研究运动涉及多种学科和“认识论共同体”,它之所以能在复杂的学术构成和纷繁意见主张中达成共同的智识方向,“跨学科”之所以成为这场运动的纲领和灵魂,主要原因在于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多年来对跨学科旨趣的引领、养育和弘扬。而且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有强健的组织机制,能够充分动用美国式“学术规划”手段对这种大规模的、复杂的学术事业加以组织和推进。^①也正因为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对跨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公共关切的倡导推进,这个组织本身即构成一种反思性的、改良的和开明的实证主义版本。而这种被更新了的实证主义版本,大约20年后将在地区研究运动中得到阐发和实施。与跨学科理念相联系的,是一种更灵活、疏松、包容——或者说有更多折中主义和相对主义成分——的实证主义形态和阶段。与跨学科相关的思想要素、认识论主张及概念和语汇工具,都将在地区研究的创建文献和创建活动中得以动用、申述和推倡。

^① 关于地区研究运动的学术规划特性,参见牛可:《地区研究诞生史十年》,第47—50页。

三、“跨学科”：社会科学深度专业化的 要义、地区研究运动的灵魂

对美国社会科学而言,地区研究所牵动者远非部分学科和局部领域,这一事业对美国社会科学具有某种全局性的重构意义。地区研究运动不仅是要对当时被认定的美国知识体系中的一大空缺做出弥补,即构建被认为在美国知识体系中尚不存在的国际知识领域,而且至少在地区研究创建者的理念和愿景中,这是美国社会科学专业化深化和扩展的一种方式途径。就其在专业化进程中的意义而言,海外知识领域也是一个在社会科学职业化、专业化早期阶段遭受“迟误”的领域,因而须在其构建的同时追加专业化、制度化和社会科学化。这种“追加”或者说“弥补”态势,意味着地区研究在美国社会科学史中所承载的连续性因素。地区研究的创建者都是社会科学家,都是专业化学术和学科体制的产儿;他们构想中的海外知识,是专业化的、具有高度学术资质的海外知识。地区研究创建者与当时大多数美国社会科学家一样,都有一种二重心理:既对社会科学的科学品质和公共效用抱有十足信心,又对社会科学作为科学的“合法性”在美国社会广泛被质疑和贬低而倍感焦虑。而地区研究创建者要完成的不仅是打造关于外部世界的新知识生产领域,而且要让他们的志业在社会科学和大学的同行中获得认同。^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联邦政府不供养、不直接介入学术生产的历史传统和知识社会学情境中,他们构想和打造的地区研究也是嵌入于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的。他们从来没有设想过将地区研究置于政府的附属研究设施中。^②

① 霍尔在1947年的调查中发现,基于传统学术理念对地区研究的怀疑和抵制在美国大学广泛存在,而霍尔认为其中一些有实质内容的意见,如对地区研究的“硬核”到底是什么的追问,是必须认真对待的。参见 *The Hall Report*, pp. 29-30。

② 《霍尔报告》指出,由于战争期间美国大学“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没有胜任(地区研究)这个责任”,所以联邦政府才被迫开展自己的地区研究计划;地区研究创建者认为这种情况完全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地区研究“是大学的责任”,参见 *The Hall Report*, p. 22;《辛德尔报告》认为地区研究尚未、但必须要被“彻底嫁接到”(thoroughly grafted into)大学结构当中,参见 *The Heindel Report*, p. 57;兰博特认为,战后地区研究之所以兼容于美国大学体系,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军方项目的“路径依赖”,而战争期间军方项目被放在大学则“几乎是偶然的决定”,参见 Richard D. Lambert, “Blurring the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Are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p. 714;笔者感到这个观点可能因忽略美国学术和高等教育体制“非国家化”的历史特征而显得过于轻率、片面了。从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角度看,会发现地区研究的创生,主要地是美国社会科学共同体的代表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作为“公民组织”所具有的自组织机制和能力的产物。参见牛可:《地区研究创生史十年》,第50—53页。

而构建专业化的、以社会科学为基础和导向的海外研究,乃以涉及社会科学认识论和整体学科构造的反思性思想要素为前提。今日看来,这也是实证主义社会科学扩充容量、推展实证研究空间的一个重要议程。在学科认识论和组织体制两方面,地区研究创建者赋予地区研究的核心的、基础性的思想要素是“跨学科”。在地区研究运动之前,美国社会科学在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这个平台和更广泛的领域里已经在酝酿和准备这个重要的认识论要素。地区研究重现和实施了梅里亚姆式的一个思想:专业化不仅是学科细分的进程和趋势,它实际上具有“分”和“合”、“专”和“通”两种进路、逻辑,而地区研究正承载着“合”和“通”的面向。如今,地区研究的创建者所要申述和传播的是:地区研究必须、必然具有跨学科属性。“跨学科”的确是地区研究创建文献各篇不断申述的核心理念和再三发出的行动号召,而它同时具有对既有学科体制的延续和改造的两方面意义。

“跨学科”是地区研究创建文献中最为醒目、申述最多、共识最大的题旨和标签语汇。跨学科在地区研究中首先意味着对各社会科学学科的全面动员和参与。《汉密尔顿报告》一早即断言:“关于任何地区的有效研究和教学,都必须以全部动员那些既充分掌握各自学科、又透彻了解某一地区的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地理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为前提条件。”^①跨学科又经常被表述为各学科的合作和“整合”(integration)。《雷德菲尔德报告》指出,“在一个共同的研究对象上实现某种学科整合”是地区研究的一大“优势”,而“地区研究必须要代表全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②《韦宾克—杨报告》则指出地区研究“应该以相关学科的真正整合为要义”,并且告诫要避免地区研究受某些学科“绑架”(capture)而使得另一些学科遭到偏废的局面。^③《芬顿报告》更尖锐地指出,地区研究是一种新的知识组织和整合方式,因其要求学术领域依照实体对象领域(subject-matter field)加以重组,因而对按照系科界线分割知识的组织方式构成抵制,进而将突破大学现有的学科系为主的组织格局。^④

作为地区研究运动的“宪章”,《霍尔报告》显然刻意要在学科认识论方面给地区研究提供充实思想基础和完整论说。它接续以往社会科学专业化方面

① *The Hamilton Report*, p. 10.

② *The Redfield Report*, pp. 8-9.

③ *The Webbink-Young Report*, p. 2.

④ *The Fenton Report*, pp. 22-25, 81.

的反思性思想素材,更明确、系统地将地区研究置于美国社会科学职业化/专业化长期进程中加以考察,具有鲜明的批判旨向和激切的变革意图。对于地区研究的跨学科导向和特性的申述,霍尔乃有一个总的出发点,即“全部知识的根本整体性”(the fundamental/essential totality of all knowledge)。霍尔的认识论思考正回响着 SSRC 的创建理念:“知识的整体性”受到现有学科体系破坏,而跨学科正是修复(或者说达成)这种“整体性”的主要途径。霍尔指出,在美国学科分化体制之下,在作为“知识的垂直支柱”的那些“很大程度上自我孤立的学科”之间存在着大量“晦暗不明的地带和彻底无知的峡谷”,而且既有学科体制从未给一些学术兴趣提供空间;既有系科建制之下学者们互不往来,身处不同系科的人即使有共同知识兴趣也缺乏制度性沟通渠道。霍尔指出,美国仿照德国体制并加以改造,形成适应美国环境的、其组织化程度登峰造极的系科分化(departmentalization)和专业化。而这种格局一度曾产出丰硕成果,但也没有达成所有的目标;甚至在某些方面这种系科分立格局已经走到“花残柳败”(gone to seed)的境地。学科孤立主义导致“零碎化”(fragmentation),研究和教学长期以来都在越来越狭隘的专业化基础上进行,结果是很多人甚少或竟不能理解他们各自的领域与其他领域之间的潜在的有机联系,不能理解他人工作的意义。霍尔借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诗一句断言,既然“修女不解其室之狭”(Nuns fret not their narrow cells),则必先促其知晓何为墙壁。

霍尔进而指出,美国社会科学对地区研究的期待正在于,通过一种针对某一特定地区、各学科共同参与的“整体进路”(total approach),不仅一些现今尚不为人所知的知识空隙将被发现、填补,而且各个知识领域和学科之间的交流沟通更将引致社会科学研究的“总体充实”(general enrichment)。霍尔还断言,地区研究的目标不能通过各个学科的单独行动来实现,也就是说不能通过在各个学科内部分别开展地区研究来实现。各个学科各自展开的地区研究是必要的,也应予以鼓励;但仅此不能达成地区研究对美国社会科学最独特、最有价值的贡献,那就是“全部学科的地区整合”(the area integration of all disciplines)。^①

《霍尔报告》是 1947 年第一次地区研究全国大会的主旨文件和讨论基础,而全国大会更彰显和加强了地区研究作为学术运动的旨向和风貌。大会的主

^① The Hall Report, pp. 24-27.

要结论之一,即是对地区研究的跨学科特质和目标的确认。^①在“跨学科”、“整合”之外,还有诸多标示“通”之含义的语汇在地区研究运动中一齐涌出,如“合作”(cooperation)、“团队工作”(team work)、集体研究(group research)、^②“综合”(synthesis)、“杂交”(cross fertilization)乃至“总体的”(general)、“整体的”(total)等,也都成为地区研究的“热词”标识(catchwords)。作为贬斥和抗拒的对象,则是“学科门户主义”(provincialism、parochialism)、“学科孤立主义”(isolationism)、“过度专业化”(hyper-specialization)、“画地为牢”(compartmentalization)、系科分离(departmentalism)等语汇标签。第一次全国大会的总结文件《瓦格雷报告》注意到:“跨学科”在大会上成为众口一词的话题,与会者对此均毫无异议,以至于“跨学科”本身成为一种“跨学科布道词”(interdisciplinary exhortation)。^③《斯图尔特报告》则断言:地区研究进路不是唯一的跨学科进路,但在当前阶段是最重要的跨学科研究手段。^④

1950年,第二次地区研究全国大会最终报告《辛德尔报告》称:“地区研究主要的规定性特征(distinguishing characteristics)就在于,它在对某一特定地区的研究中强加了整合主要学科的要求。”而地区研究促成了各个学科的自我审视和自我反思。《辛德尔报告》显示,在第二次全国大会中,为了实现跨学科目标而考察和反思各个学科,各学科仔细考量各自对地区研究的参与和反应,估价各自在跨学科研究中的优势和短处,成为会议的重要议题。而跨学科理念下的学科反思产生了一个明显的后果:“实际上,1947年和1950年两次大会的某些与会者都断定,各学科现今都处于一种更加具有合作精神和更加谦卑的情绪之中。”^⑤学科反思的议题在1951年的《本尼特报告》中也得以继续;相比起《霍尔报告》对“整合”的呼吁,《本尼特报告》的一个明显的变化是敦促各个学科各自扩大地区研究在自身中的存在。^⑥

然而,地区研究并没有激进到后来出现的一些“反学科”方案的程度,它在追求“跨学科”的同时也仍然延续和尊重学科。地区研究并不是要废弃和脱离传统系科,而是要对其构成修正和补充。在第一次全国大会后,地区研究和常规系科的关系以及系科在地区研究中的“代表性”成为思考和讨论的重要议

① *The Heindel Report*, p. 1.

② 如《芬顿报告》指出,跨学科工作相对而言更强调团队并淡化个人,参见 *The Fenton Report*, pp. 88-89.

③ *The Steward Report*, p. 10.

④ *The Steward Report*, pp. 9-10, 150.

⑤ *The Heindel Report*, pp. 1, 41-44.

⑥ *The Bennett Report*, pp. 34-35.

题,而且来自高校地区研究实践活动的意见也得到更多表达和重视。其实,霍尔在提倡激进的“整合”观点的同时也指出,学科和代表学科的系都绝非“偶然的”或者“历史事件的结果”,而是“长期的和深思熟虑的进程的结果”。与此相应,霍尔指出,在地区研究专业人员培养程序中应该采取的明智办法是,在现有学科获得地区研究方面的良好基础后,由这些学科完成最终训练,即地区研究机构培养硕士,博士由常规系科培养。也就是说,博士学位培养主要应该在一个特定的学科之内进行。^①第一次全国大会的一个共识是,地区研究必须是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的经验研究的组成部分,而对外国地区的研究也必须携带这些科学或者学科的理论发展。会上,哈佛中国研究项目和哥大俄国研究所的代表都强调,在地区研究的研究生培养中必须以某一学科为基础,而且要将博士学位培养置于特定学科系而不是置于地区研究项目之中。由此大会达成的一个共同认识是,地区研究仍然需要以常规学科为“硬核”(hard core)。^②

稍后,《斯图尔特报告》也指出,地区研究最初一代专家大多从学科系中出身,而新一代地区专家也决不能只能从“整合的”地区项目中培养出来。该报告的如下主张已与《霍尔报告》中高扬“整合”的论调有了微妙差异:虽然整合项目的确是对当前地区研究已有设施的最精细的规划和利用,但地区研究不能偏废各学科系中各自开展的活动而只寄希望于“整合”项目;地区研究应当达成与传统学科的并存,前者是对后者的补充而不是替代。斯图尔特也看到,地区研究的学位培养实际上是在传统系科进行,而且大多数地区研究学者也都是双重任职,即同时具有在地区研究项目和学科系中的身份。^③地区研究学者后来大多有学科和地区的双重学术认同和制度归属,这一格局在地区研究创建时期已然形成;与此同时,“学科”和“地区”在地区研究中张力关系也自此发端。^④

与此相关,地区研究创建和规划过程中对地区研究的组织形式的考虑和实践,也反映了创建者们关于跨学科的主张以及地区和学科关系的一般意见。

① *The Hall Report*, pp. 32, 74-5.

② *The Wagley Report*, pp. 9, 24.

③ *The Steward Report*, pp. 7-8.

④ 关于“地区”和“学科”的相对作用和权重的分歧,在地区研究创建时期显然处于隐伏当中。这一议题后来则逐渐引发莫衷一是、相持不下的争议,而相关争议似在政治学领域最为公开而正式,参见 Lucian W. Pye, ed., *Political Science and Area Studies: Rivals or Partners?*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5.

在地区研究发展初期,课程、研究项目、中心、研究所、系都是可供选择的组织形式。实际上,地区研究运动之前,在人文学特别是东方学(尤其是远东和中近东)范畴内,已有少数美国大学已有按照地区设置系级组织。^①但大致而言,地区研究明显地从一开始就偏好自1920年代以来在美国高等教育机构中兴起的“研究中心”(center, research center)这一组织形式。《汉密尔顿报告》及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世界地区委员会在关于报告的讨论中,都把组织和建立以特定地区为对象且同时承担研究和教学功能的中心设想为地区研究最主要的组织形式。^②《霍尔报告》更明确地断言,在发展地区研究的过程中,满足人员培训、资料建设和提升研究水平等方面的任务的最佳途径都是建立强大的地区研究中心。^③此后,在研讨和规划活动展开的同时,特别是在1946年以来,美国大学已经出现组建地区中心的热潮,关于世界各主要地区和国家的研究中心纷纷出现。^④不过关于最适合地区研究的组织方式是什么,也一直有争议;特别是有人强烈主张建立地区研究的专设系。^⑤尽管如此,至1950年时《辛德尔报告》已经观察到:“结合所有相关学科系,使之具有最大代表性(的组织形式),而不是设置拥有独立预算和工作人员的单独的系,看来是目前趋势所向。”的确,从后来地区研究的组织建制的概况来看,“中心”这一组织形式的最后胜出是毫无疑问的。^⑥而这一态势的根本原因在于,在美国大学体制中,“常规学科”的组织方式是“系”,而“研究中心”则天然地是跨学科理念的制度表达和组织形式。^⑦

归根结底,地区研究的认识论立场、跨学科主张和制度构建,是对美国社会科学早期职业化阶段的延续、修正和扩充。地区研究是“在美国学术生活中

① *The Fenton Report*, p. 22.

② *The Hamilton Report*, pp. 2, 6; Meeting, Committee on World Regions, Minutes, February 25, 1943, Washington, D. C., Dinner Meeting, Committee on World Regions, SSRC, April 14, 1943, SSRC Files, Acc. 1, Series 1.19, Box. 229, F. 1386, RAC.

③ *The Hall Report*, pp. 86-87.

④ Preface by Robert B. Hall, *The Wagley Report*, p. iii.

⑤ *The Heindel Report*, p. 11.

⑥ 参见 Julie Thompson Kline, *Creating Interdisciplinary Campus Cultures*,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2010, pp. 43-44.

⑦ 笔者从少数案例中隐约感到,社会科学主导的地区研究与人文学形态的旧东方学之间颇有龃龉不适,而这种态势多少不利于地区研究组织兼容于少数高校中已有的东方学系组织。可以推想,在这种情况下,地区研究中心组织“另起炉灶”,与旧有东方学系组织相分立,当有避免摩擦成本的方便之处。此尚为揣测,暂备一说。

高扬跨学科旗帜的最大努力之一”，^①它以跨学科补充既有常规学科并矫正学科孤立主义，在相当程度上扩充甚至变更了美国社会科学的研究议程。而在“知识整体性”和跨学科的理念和制度方案之下，在以“通则”、理论和方法论界定学科，具有强烈普遍主义色彩的纵列式专业化方案之外，为“实体对象”加以确认和组织的研究，也就是“具体形态的”和更多描述性成分的研究在社会科学当中的存在提供理念基础、开辟生存空间，构成美国社会科学“横向的”、地理空间的拓展的重大努力。进一步说，地区研究也代表了脱离原有的严格、偏狭、僵硬的实证主义智识氛围的一种动向，而自觉、明确地倡导一种更疏松、包容、灵活的“科学”范式和实证主义版本。而这种版本的实证主义，也就是兰伯特所说的“智识上的折中主义”(intellectual eclecticism)。^②

地区研究创建理念大致仍在实证主义范围之内。对科学身份、客观性、确定性、法则的追求并没有被放弃。^③但地区研究中的实证主义更突出地表达为对“社会知识的整体性”和“普遍社会科学”的信心和愿景。进而言之，在地区研究的知识方案中，达成整体性和普遍性的道路是对经验研究的更充分的尊重，是对特殊性和多样性给予更多的确认和包容。也可以说，从“知识的整体性”出发，地区研究创建者重申和强调了实证主义当中推重经验的方面。这种信念的基要可以用支持和参与地区研究运动的帕森斯在1947年申述的一个论断来表达：“经验问题就是经验问题，必须通过观察程序加以解决。只有通过逐步的艰苦努力才可能在接近具体经验问题的层次上构建具体的理论归纳。”^④正是基于这种关于经验研究的信念，《瓦格雷报告》指出，地区研究给综合归纳提供其所必须的“基本的描述性素材”(basic descriptive data)。^⑤这种版本的实证主义，一方面试图延续和强化社会科学的“科学”属性和地位；另一

① David Engerman, "The Pedagogical Purposes of Interdisciplinary Social Science: A View from Are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p. 79, 笔者赞成恩格曼对地区研究的跨学科特性的阐发和肯定,但不同意该文的主要观点,即认为地区研究的目标和作用首先在于“教学”而不是“研究”的方面。

② Richard D. Lambert, "Blurring the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Are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p. 729. 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赋予地区研究的定语形容词是：“折中的”(eclectic)、“综论性的”(synoptical)、“改良的”(reformative)和“有政策意识的”(policy-conscious), 参见 Clifford Geertz, *Life among the Anthros and Other Essays*, edited by Fred Ingli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191.

③ 《斯图尔特报告》最突出地重申了这种信念：只关注“事实”或者描述是科学不成熟的表现，而要达到地区研究的“科学性”，停留在现象和基层经验阶段是远远不够的，地区研究必须承担发现法则、达成一般化的职责，参见 *The Stuart Report*, pp. 95, 151.

④ Parsons, "Social Science: A Basic National Resource: A Report Prepared for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p. 19.

⑤ *The Wagley Report*, p. 9.

方面,也给先前被忽视和排挤的历史方法、比较方法以及文化研究、^①民族志研究等领域开辟了更大的空间,而将最终为文化的和历史的相对主义开辟更大空间。《芬顿报告》所期待的是:地区研究中推重的“跨文化观点”将因其沟通历史和现实并弘扬比较方法,终将“对客观性做出贡献”。^② 后世地区研究学术史中呈现出的文化特殊性、多样性与客观性和确定性之间经常的、尖锐的冲突,在这里尚在伏隐之中。

四、“全世界覆盖”:地区研究的智识抱负和学术目标

“跨学科”理念成为地区研究的认识论理念和制度化方案,是在强调“知识的整体性”的同时也深化和疏松化了的实证主义的一个逻辑结果。而这种重新强调经验研究的实证主义同时也连带和派生了地区研究的另一个特性,即“全世界覆盖”(complete world coverage, total world coverage)的智识抱负和学术构建方案。所谓“全世界覆盖”,是要将地球上全部社会文化空间实施社会科学的对象化。它以较为疏松和多层次的方式,将世界划分为一些大型文化—地理区域,^③并确认、包纳这些区域以下的次级文化地理区域、国家、民族和其他单元(如人类学意义上的“社区”)。换言之,地区研究通过将所有大文化区域、文明、国家、社会和民族确立为社会科学研究对象,建立美国版的专业化社会知识的完整地图。

与“跨学科”一样,“全世界覆盖”是地区研究运动中深具共识的目标和标号语词。《汉密尔顿报告》一早就展望,随着对地区研究进路的兴趣的扩展,美国不仅将扩充对拉美和远东的研究,而且将从无到有地建立对“东南亚(印度、缅甸、锡兰)、中东(阿拉伯、伊朗和伊拉克)、近东(包括巴尔干)、赤道非洲、俄

^① 人类学家往往主张以“文化”统御地区研究。如《雷德菲尔德报告》在结论中称:“拥有特定生活方式的人群是或者应该是反思性研究的对象,地区研究项目可以采取对世界伟大文化的长期研究(long study)的形式。”参见 *The Redfield Report*, p. 14。

^② *The Fenton Report*, p. 82.

^③ 地区研究运动中曾出现多种全球地理区划样式和地理名称,也未曾有统一规范;但1950年代以后有大致与美国国务院地理区划方式和用语趋向一致的趋势。至1951年《本尼特报告》中划分方式为:俄国、远东、东南亚、南亚、近东、欧洲、非洲、拉丁美洲;1954年,一份国务院报告提出国务院的地理区划样式与《本尼特报告》中的划分方式略有差异为:非洲、东欧、远东、拉美、近东、俄国、南亚、东南亚、西欧,参见 Department of State, *Area Study Programs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 prepared by the External Research Staff, Office of Intelligenc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State, December 1954,在地区研究运动中,一般都主张对灵活处理地理区划问题,以包容不同方式和不同层次的地理划分。

国、斯堪的纳维亚和英联邦”的研究。^①地区研究运动展开三年之后的1946年9月,霍尔经过对高校地区研究的考察后认为,“全世界覆盖”已经成为运动中的“一个广泛的信念……美国大学必须承担在高层次上建立全世界覆盖的责任——也就是说,大学必须成为关于所有地区的资料、研究和专家培养的中心。”^②随后,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明确将“(专业化)研究和研究生培养层次上的全世界覆盖”作为其工作任务目标。^③虽然地区研究创建者原则上也都同意,在发展地区分支研究领域时,应当根据已有条件和对美国国家利益的相对重要性而有所优先、侧重(比如东亚、俄罗斯和拉美经常被列为优先发展的对象),但不遗漏任何一个尚缺乏学术传承和实际研究基础、而且在美国国际政治的地图上没有任何重要性的地区,也是地区研究创建者一再申述的目标和主张。

如果把地区研究仅仅看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对其海外知识匮乏的反应,而且仅仅从“国家利益”、政策需要的向度上来确认和衡量这种“匮乏”,那么,地区研究在创建运动伊始便以实现“全世界覆盖”为目标这个事实就不那么好理解了。的确,自《汉密尔顿报告》以来,地区研究运动中对这种匮乏的指认经常是作为申说地区研究的必要性的一个依据而提出。然而,如果是纯粹基于政策“效用”意义上的海外知识的短缺,是大可不必用“全世界覆盖”的方式来加以弥补的。一个简易的“选择性的”构建地区研究的方案就够了,比如说一个主要由苏联、远东和拉美构成的地区研究。实际上,战时军方在大学的培训项目以及战略情报局研究分析处(Research and Analysis Branch of the OSS)、国务院等机构的海外研究就直接反映了对政府政策需求的回应。^④无论是在创生十年史开端1943年,还是在其终结的1953年,美国的“国家利益”、贸易目标和对外政策对象都没有达到真正的“全球主义”的程度,世界上毕竟还有众多地方处在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外交兴趣的范围之外。

知识兴趣、智识抱负和学术目标,的确经常不是仅以效用的逻辑就能加以

① *The Hamilton Report*, p. 9.

② Minutes, SSRC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New York, September 9-12, 1946, Series 9, Council Minutes, April 6-7, 1946-September 8-11, 1947, SSRC Microfilm Minutes, pp. 53-54.

③ P&P Minutes, October 2, 1946, p. 74; Minutes and Appendixes, Committee on World Area Research, First Meeting, November 9, 1946, New York, pp. 154-160; Committee on World Area Research, Second Meeting, January 11, 1947, New York, p. 164, RAC, SSRC Collection, Record Group. 1, Series 1. 19, Box 229, Folder 1386.

④ 哈佛历史学家威廉·兰格(William Langer)领导战略情报局研究分析处实际上是战时“地区研究”的最大基地。但情报活动与战时军方项目不同的是,前者并没有与地区研究规划研议活动的牵连。而且也许并非偶然的是,兰格本人并没有介入地区研究创建活动。究其原因,军方项目设在大学,而战时情报活动独立展开。

说明和理解的东西。对“全世界覆盖”的理解需要有广泛、长期的思想和文化的向度。将其置于美国“世界主义”、“自由国际主义”的长期演进中加以认知，是合理和必要的。概略言之，这种智识抱负和学术格局，是发端自启蒙运动，并深深植入美国文明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在学术专业化时代的更新形式，也是20世纪以来具有浓厚理想主义气质的美国“自由国际主义”的知识表达和知识基础。^①这一议题涉及更广泛的思想史、文化史，对其讨论发明殊为繁难，本文在此无力展开。这里我们还是从本文已经切入的社会科学史脉络上予以说明。就此而言，要点仍是更新了了的实证主义的首要关键理念即“知识的整体性”。

如同对跨学科的申述经常以对学科分化和学科门户主义的批判为基础，“全世界覆盖”论说中也具有鲜明的批判和变革的内容和意义。“全世界覆盖”是地区研究创建者从“普遍社会科学”要求普遍的经验研究基础这一实证主义立场出发，对美国当前学术生产和学术文化中的狭隘性和知识空缺予以指断和批判，进而确立“整全的世界知识”(total world knowledge)的目标和方案。《霍尔报告》认为，社会科学和一部分人文学科没有能够生产完整的和可靠的学术成果，正是因为它们“缺乏普遍性(universality)”：“我们以往研究的无非是孤处于北大西洋环境中的人，但我们还以为我们研究的是普遍的人。即便我们的理论最终会被证明是站得住脚的(很多人对此甚为怀疑)，我们也只能在给定条件下信任这些理论。我们需要来自于其他地区的经验资料来检验我们的假设。”霍尔又尖锐地评论说：“在我们对外国的研究中有大量以己昏昏使人昭昭的情况。关于很多外国地区的无知是如此之甚，以至于无人能够提出严肃的批评。几个在某社会科学领域里充当某一地区的杰出权威的学者居然不懂当地语言，而且显然从来没有使用过原始资料，也缺乏对相关文化的一般性基础知识。而他们的学生只能研究他们导师的作品……纠正这种缺失的措施显然是必须的。”^②《辛德尔报告》就此对霍尔回应道：“无论特定学科有什么

^① 恩格曼以“新世界主义”指称地区研究，良有以也。David Engerman, “Bernath Lecture: American Knowledge and Global Power,” *Diplomatic History*, Vol.31, No. 4, September 2007, pp. 607, 607-609;笔者在这方面认识颇受下列研究的启发:Merle Curti, *The Growth of American Thought*, Third Edition,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64; David A. Hollinger, *Cosmopolitanism and Solidarity: Studies in Ethnoracial, Religious and Professional Affili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Madison, WI: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06; Frank Ninkovich, *Global Dawn: The Cultural Foundation of American Internationalism, 1865—199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② *The Hall Report*, pp. 23-24.

样的见解和方法,也无论这些学科在和地区研究的整合中是否广泛和成功地做出理论调整,很清楚的是,外国地区研究的力量部分地取决于美国学术对外国文化和外国问题的兴趣。如果各学科总体上局限于或者固守于西方文化,那么,可资地区研究利用的资料和视角就会更少,就不会走向社会科学的普遍化。”^①

《霍尔报告》宣告,地区研究必须达成“整全的世界知识”,而这是一种“智识责任”甚至“国家责任”。地区研究作为“全国性计划”,其第一项目标就是建立“全世界覆盖”。霍尔指出,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地区研究不能是机会主义的“下赌注”,也就是不能仅从当前对美国国家利益和政策的相关性着眼去选择或排斥地区研究的目标和范围。“如果我们想要在学术上充分获得地区研究的收益,我们就需要全世界覆盖。”即便从战略和文化的角度看有些地区可以被合理地认为更加重要,其他世界地区也不能被弃置不顾。重要地区自然会被悉心关照,但一旦条件有利,“我们就应该迅速行动,把世界地图填满”。《霍尔报告》又称这是地区研究的“长期目标”。对于目前研究薄弱或者完全空白的地区,如近东、非洲、南亚和东南亚,必须在条件更充足的大学集中力量,建立研究机构并备齐所需设施。^②

可进一步说明“全世界覆盖”的含义和意义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在创建文献中展现出的地区研究构建方案是包含美国和西欧在内的。就地区研究创建者的初心愿景而言,“地区研究”是超越于“海外知识”或者“国际研究”范围的,或者说,规划中的地区研究的构成是打破国内研究和国际研究的基本界限的。进而言之,地区研究被设想为一种摒弃了对“美国”和“美国以外”加以二分的世界知识方案,在这个方案中,美国和“美国文明”是一个“世界地区”,是“多中之一”。在《霍尔报告》提出,对于1930年代兴起的美国研究(包括“美国文明”),因其也是一种按地区加以组织的跨学科研究,故而应被作为地区研究的基础和组成部分,而美国则当与各海外地区分支并列为“世界地区”之一。^③而被置于地区研究框架内的美国研究,则应具备地区研究基本的跨学科特性。第二次地区研究全国大会专门讨论美国研究在地区研究中的地位问题,其间与会者认为,应将建设外国地区研究的学术传统与发展整合性的“美国研究”相结合,他们还指出,美国研究现今主要偏重历史和文学,社会科学在其中还

① *The Heindel Report*, p. 40.

② *The Hall Report*, pp. 46-47, 82-85.

③ *Ibid.*, pp. 1, 4, 7.

没有显著存在,应该通过地区研究运动加强社会科学在美国研究中的存在。会议也认同来自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的这一看法:美国研究和地区研究一样,是一个提供“学术集中化”的领域,其目标是两个层面的整合,即学科整合及古今之间的整合。还有与会者指出,“当前的美国研究在系科分化的海洋中灾难性地孤立于欧洲和亚洲”;而在大学课程中沟通大西洋和太平洋,不仅将极大增强对世界的理解,更将对有助于研究本身。^① 这种主张实际上正是许多年后美国历史学发出的“美国的国际化”呼吁的先声。^② 相关讨论指向这样一个题旨:地区研究不仅要接纳美国研究,而且须对其施加社会科学化和国际化的改造,使之与外国地区分支获得相同的学术位置和学科内涵,从而使“全世界覆盖”获具完整基础。

五、“跨文化理解”和“文化相对主义”:地区研究的文化旨向

正如桑顿所说,地区研究在整体上是对以欧美为中心的美国社会科学所施加的“去偏狭化”(deparochialization)和“去自然化”(denaturalization)改造。^③ 我们已经看到,在地区研究创建运动中,通过“全世界覆盖”的理念和规划,这种“去偏狭化”和“去自然化”早在在地区研究创生运动中就被明确、系统地加以申述和呼吁。完全可以认为,“全世界覆盖”也是某种意义、某种程度上对“美国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抗辩、削减和矫正。

而“全世界覆盖”既有专业化学术方面的动力,也有更广泛的公共思想和文化方面的根由和内涵。在地区研究创建文献中非常清楚地呈现出,但在后世对地区研究的认识中经常被忽略的一点是,“全世界覆盖”乃以“跨文化理解”(crosscultural/intercultural understanding)的强烈意愿和号召为基础和补助,而“跨文化理解”也正是在地区研究运动中被倡导、发扬和强化了的一个理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国际思想和行为经常被置于“自由国际主义”题下加以认知和理解,地区研究当然应该被视为美国脱离孤立主义、其对外政策实

^① *The Heindel Report*, pp. 14-15.

^② 关于 20 世纪末以来美国历史学中发出的将美国嵌入世界的呼吁,参见 Thomas Bender, *A Nation among Nations: America's Place in World History*, New York: Hill and Wang, 2006; 另参见王立新:《在国家之外发现历史:美国史研究的国际化与跨国史(国际史)的兴起》,《历史研究》2014 年第 1 期,第 144—160 页。

^③ David L. Szanton, “Introduction: The Origin, Nature, and Challenges of Are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p. 2.

现“国际主义”转向的一个环节、侧面。更需要强调指出，“自由国际主义”有多个面向，绝非仅限于政治、政策，而是有其智识的、文化的面向。而这一面向涉及对外部世界的知识兴趣和文化理解意愿，涉及在对他的者的了解和理解与对自身的认同和认知之间建立更明确、有机的关联。这一题意，仍可与美国历史文明中固有的“世界主义”因素相连带。

在地区研究运动中，政策功用的动机和考虑与文化理解的意愿有时呈现出相互分离的情况，但更多的时候两者则是相互呼吁、交融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对地区研究予以研讨时，美国对外政策的未来走向并非确定无疑。在《汉密尔顿报告》初稿中，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和文化上的“真诚同情”有着自身价值而不依赖于美国对外政策状况：“即便和平到来之后极端孤立主义(hyper-isolationism)和经济封闭(economic autarky)卷土重来，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很少，我国智识精英人士对外国土地的全面知识和对外国人民、文化和制度的真诚同情也将极为必要，唯此才能使政府政策与外交行动保持在和平的轨道上，而和平正是经济专制和孤立主义的根本假定之一。即便是在这种条件(即美国回归孤立主义的情况——引者按)下，在世界地区方面进行有效的研究、研究生教育、本科生教育和成人教育，其必要性与在美国与外部世界建立紧密而自由的经济、政治、文化关系的情况下是一样重大的。”^①在世界地区委员会对报告草案的讨论中，与会者们激切地说：“我们要教育人民，使反对封闭狭隘的精神深入人心”，“我们必须打败封闭狭隘”。^②经过修改后的《汉密尔顿报告》正式文本则称：“为了担当我们作为联合国成员的战后角色，我们的公民必须了解外国土地上的人民、文化和制度。展望未来，关于世界地区的研究、研究生培养、本科生教学、基础教育都将不可或缺。”^③次年，《韦宾克—杨报告》宣称：“要对建立在西欧文明基础之上的许多归纳做出有效的纠正，就必须对其他地区的文化和资料予以更多的注意。社会科学的欧美文化偏狭性必须被克服。所需要的不是放弃在美国问题和材料上的工作，而是增加对有着广泛差异的外国地区方面的工作，以此取得更好的视野。”^④

① Earl Hamilton, "Committee on World Region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February 25, 1943, Washington, D. C.; Committee on World Regions, Meeting, February 25, 1943, Washington, D. C., SSRC Collection, Accession 1, Series 1. 19, Box 229, Folder 1386, RAC.

② Meeting, Committee on World Regions, Minutes, February 25, 1943, Washington, D. C., SSRC Collection, Accession 1, Series 1. 19, Box 229, Folder 1386, RAC.

③ *The Hamilton Report*, p. 2.

④ *The Webbink-Young Report*, p. 5.

较之《汉密尔顿报告》，出自人类学家之手的《雷德菲尔德报告》则有更纯粹也更深入的文化眼光，阐发也更透彻。报告着眼于地区研究在通识教育中的根本意义：通识教育乃是“关于人类知识主要领域里的重要一般理念”的教育，目的在于“塑造明智的公民、或者说训练能够采取明智行动的头脑”，而地区研究对通识教育的一个重大、不可或缺的意义在于“输入一个和我们不同的民族的思想方式中的某些东西”，在于启动通过了解和理解他者而界定和理解自身的智识机理和文化认知机理。在申论中他引述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这一段话：“如果不通晓一个民族的语言，我们就无法真正了解他们的思想、情感和他们的性格类型。而如果我们没有关于这些和我们完全不同的其他人民的知识，那么我们在心智上就只是发育了一半，直到我们死去的那一天……既然我们自己无法割除那些先入之见，那么要清除这些观念的（不良）影响，所能做的就无非是不断地使用他人的不同于我们的色彩的眼镜；其他民族的有色眼镜，越不同于我们自己的，就越好。”雷德菲尔德进而称：“也许我们应该有一个多元主义的文化基础；也许我们在这个国家在考虑我们的当代问题时不仅应该参照希腊—罗马—基督教的传统和经验，而且应该参照亚细亚的和其他的经验。”^①

令人注意且意味深长的是，《霍尔报告》从两年前的《雷德菲尔德报告》中采录了密尔关于“他人的有色眼镜”的一段话，并评论说，这种“有色眼镜”对英国人在鼎盛时期破除其偏狭性发挥了真正重要的作用，而如今美国则更需要这种“有色眼镜”：“我们需要尽可能多地取得来自其他民族的文化参照系，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这或许是我们恰当地理解和评判一切东西的唯一途径。”《霍尔报告》满意地看到，他的同事中有很多人认为，“没有对世界其他部分的了解，我们就没有判知自身的途径，他们看到跨文化思想路径与跨学科路径一样具有巨大价值”。^②

在地区研究创建者看来，地区研究必然有其固有的、重大的“实际”效用，包括以各种方式满足政府政策的需要。但他们更强调，这方面效用的达成，一个基础和方面也是跨文化理解，也就是说，对于“实际的”、政策性的需要，地区研究也须要从更深的，即文化理解的层次和向度上加以满足。《霍尔报告》中的表述是，地区研究不能仅仅提供政府政策所需的“关于事实的信息”，而且要提供深入的文化理解：“美国学术必须进入并最终理解地球上各个地区影响人

① *The Redfield Report*, pp. 6-7, 8, 14.

② *The Hall Report*, pp. 10-11, 14, 48.

们行动并指导他们的领导人的热望、传统和挫折及各种动机。我们也必须知道构成各民族对和平和战争的追求的众多因素。”^①《辛德尔报告》观察到：在1947年和1950年地区研究全国大会的与会者们都充分认识到，美国社会科学家的文化传统和教育背景有可能对他们的研究构成制约，而地区研究专家承担“帮助其他人提出正确的问题和解释他们的答案的特别任务”，进而帮助美国国民深化对“作为整体的人类”的理解。《辛德尔报告》看到：“支撑着对理论和研究实践的学术性的、真诚的讨论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公众和美国学者都在努力理解世界各民族。如果世界眼光(worldmindedness)是对所有民族之间相互联系着的的问题的思考，那么，地区研究的推动者已经通过建立这种世界眼光而对国家做出了真正的贡献。”^② 遍览地区研究创建文献之后可以断定，在地区研究运动中，学术和文化方面的意愿和思虑，比政策效用方面的目标和动机有着更大、更深厚、更突出的存在。

“跨文化理解”是一种智识和文化的主张和号召，它要求认真、公正、平等地对待其他民族的文化，当中已经逻辑地暗含了地区研究的另一项关键认识论立场和文化主张即“文化相对性”(cultural relativity, cultural relativism)。较之“跨文化理解”，源起于人类学的“文化相对性”理念和话语有着更强的批判指向和意涵，也是对种族中心主义和文化/文明等级观念更自觉、清晰、系统的驳议和反抗。随着地区研究运动的推进和思考研讨的深入，“文化相对性”作为“跨文化理解”的一个基础理念和核心题旨被加以申述阐扬。在地区研究后期创建文献，特别是出自人类学家的《斯图尔特报告》中，“文化相对性”有着特别突出的存在，被加以深入阐发并确认为地区研究的主要目标。《斯图尔特报告》称，对文化相对性的体认，意味着“对外国地区建立充分认知，以至于达成这样一种自觉，即每一种文化都有其自我延续的和独特的形构，每一种文化都是在其独特的历史当中开发出解决其生活问题的办法；没有一种文化能够绝对地或者天然地优越于其他文化”。斯图尔特进而指出，这种理解能促使普通人对其他地区的人民有更多的宽容，能促使学者在更客观的态度下避免种族中心论的方法缺陷，避免用来自于自己文化中的预设去对待其他文化。斯图尔特还指出，在文化相对性观念之下，对外国地区的文化和社会的建立整体性的理解是一个必然的推论，也就是说：当以文化相对主义的眼光去审视其他

① *The Hall Report*, p. 47.

② *The Heindel Report*, pp. 42, 57.

文化时,每一个文化都必然被作为一个与我们的文化不同的文化整体加以认识,不论是就其总体还是局部方面而言。斯图尔特还断言,由于文化相对性的观念能使得研究美国的社会科学家感受到,我们自己的文化现象也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而且也是相互关联的,所以美国也是一个“世界地区”(world area)。^①

较之“跨学科”、“全世界覆盖”和“文化理解”,“文化相对主义”是对僵硬和“幼稚”的实证主义的更明确、系统的驳议和矫正。不过,正如前文所指出,地区研究运动的知识氛围和观念框架是一种变通的、折中的实证主义;与此相符的是,此时的文化相对主义诉求还没有对普遍社会科学和其他实证主义议程构成冲突。《斯图尔特报告》在阐扬文化相对主义的同时也警戒“极端文化相对主义”,^②即可视为地区研究运动的基本一致性的一种表现。

还需指出,文化相对性理念被输入地区研究,在美国学术史、思想史上乃有更久远的渊源,而这首先是来自美国人类学家的贡献。1920年代以来,博厄斯(Franz Boas)及其弟子、再传弟子和追随者,其中包括与地区研究密切相连的赫斯科维茨(Melville J. Herskovits)、米德(Margaret Mead)、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萨丕尔(Edward Sapir)等一批重要人类学家,组成蔚为壮观的“博厄斯学派”和“博厄斯范式”,在美国人类学中占据强大地位。博厄斯一派以文化特殊性和文化相对性为归旨,把文化视为意义和符号系统,强调对文化的认知不能仅仅通过一般社会科学的外部观察方法,而必须辅助以更切近的、“内部的”、“同情的”理解。更有甚者,博厄斯学派并不仅针对专业化学术,而是指向广泛的公共生活和文化思想。它发起反对种族主义、国家沙文主义,推倡多元主义和文化宽容的公共智识运动,此中饱含着对美国自身的文化和道德批判。正如思想史家霍林杰所指出的:“对那种‘我们的人’是对的,其他和我们不一样的人都是错的”的文化态度,文化多元主义构成一种“原则性质疑”(principled doubt);而在意识形态上,文化多元主义是一种批判性工具,专门用以“削弱母文化的权威性”。^③ 由于人类学重视文化并开发当时被认为对

① *The Steward Report*, pp. 4-5.

② *Ibid.*, pp. 117-118.

③ David Hollinger, “Cultural Relativism,” *Cosmopolitanism and Solidarity* pp. 166-184; 另见 Melville J. Herskovits, *Franz Boas: The Science of Man in the Making*, Richard Handler,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53, 尤见 pp. 102-122; “Boasian Anthropology and the Critique of American Culture,” *American Quarterly*, Vol. 42, No. 2, June 1990, pp. 252-273; Regna Darnell, “Historiographic Conundra: The Boasian Elephant in the Middle of Anthropology's Room,” Regana Darnell, etc., (eds.), *The Franz Boas Papers*, Volume 1, Franz Boas as Public Intellectual—Theory, Ethnography, Activism, Lincoln, N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15, pp. xiv-xvi.

地区研究有极高适用性的方法工具,而且其在海外研究上有远超过其他学科的存在(1930年代以来美国人类学开始对拉美地区开展较大规模的研究),所以,它很快在地区研究运动中占取了相对于其他学科的某种优势地位,而文化相对主义正挟人类学的优势在地区研究中获得醒目存在。在博厄斯的弟子中,赫斯科维茨参加了地区研究两次全国大会,本尼迪克特参加了第二次全国大会,而赫斯科维茨和博厄斯的再传弟子斯图尔特均成为地区研究运动中文化相对主义的主要代言人。^①

在地区研究创生阶段尾声的1952年,作为历史路径和特殊主义在政治学中的代表和地区研究运动的局外人,汉斯·摩根索对方兴未艾的地区研究有一番深怀同情和赞赏的观察:“地区研究正在传播关于文化相对性的体验,而这将促使我们在我们的智力判断、道德评判和审美态度上更公正地对待外国文化,也将促使我们更有效地对待外国各地区。而后者意味着从外国地区自身出发去认识它们,而不是把我们的文化强加于它们。”摩根索更断言:“对任何文化的全部方面的理解都将带来知识的和审美的满足”。^②

结语:地区研究创生史之后和之外

1947年《霍尔报告》宣告,地区研究运动已确立四个“方向”:^③“整全的世界知识”,“合作的研究和知识的整合”,“跨文化理解”和“清除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障碍”。^④三年后,作为地区研究创建运动晚期文献的《斯图尔特报告》则断言,地区研究已经确立了四个目标:第一,提供关于世界重要地区的有实际价值的知识;第二,给学生和学者注入文化相对性意识;第三,增强对各个地区的“社会文化统一体”(social and cultural wholes)的理解;第四,推进普遍社会科学的发展。《斯图尔特报告》同时指出,这四个目标都要通过各学科合作才能达成。^④两者用语、侧重略有差异,但在题旨、倾向性上颇为合辙、一致。地区研究创生运动思想史中具有的方向性和一致性,在此可见。

^① 在《斯图尔特报告》之外,地区研究运动中对文化相对主义的另一重要阐发也正由赫斯科维茨做出,参见 Melville J. Herskovits, “Cultural Anthropology in Area Studies,” UNESCO,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Bulletin*, Vol. IV, No. 4, 1952, pp. 683-690.

^② Hans J. Morgenthau, “Area Studies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NESCO,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Bulletin*, Vol. IV, No. 4, 1952, p. 650.

^③ *The Hall Report*, pp. 46-47.

^④ *The Steward Report*, pp. 2-6.

在对地区研究提出各种各样的反思和批评之前都必须认识到,美国地区研究的确是美国学术史乃至世界学术史上的重大革新和变创,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美国成功故事”。没有任何国家的海外研究达到美国那么大的规模,那么高的制度化跨学科水平,那么完整的“全世界覆盖”,那么深厚的智力的和思想文化的根基。地区研究的变创性是在创生时期就被清晰地认识到和加以追求的。而关于这种变创性,还需指出前文未予专门说明的几个方面:第一,地区研究与美国海外研究悠久的业余绅士(gentlemen amateurs)学术传统实现割裂;第二,它和大体属于人文学范畴的古典学、东方学形态的欧美海外研究传统开距离,达成社会科学对地区研究的主导,由此派生和强化了地区研究之饱满的美国特性;第三,地区研究对向它提供了创生的契机和场所的战时军方项目予以弃断,进而在总体上避免了其为情报研究、政策研究主导或者垄断的局面,涵育了其作为新生学术领域基本的学术独立性和自主性。

不过,创生期之后地区研究数十年来的历程也显示,创建者们所构想和设计的愿景、方案并没有全面地实现,而是在多个方面打了折扣,或竟落空。经由地区研究达成“社会知识的整体性”和“普遍社会科学”的企望不仅远没有出现,而且迅猛扩张的社会科学/行为科学领域内的分立隔离有了新的发展和繁多复杂的表现形态,知识的“碎裂化”成为突出性状。包纳各个学科的“整合的”地区研究的设想也在很大程度上落空了。^①因为尽管跨学科交流和合作的确增加了,地区研究在某些学科中的存在更是大大扩展了,但罕见创建者们设想的各个学科在其中齐全参与、严格组织、细密分工的研究样式出现。而且,演进中的地区研究在社会科学各常规学科中的存在实际上是高度不均衡的,各学科与地区研究的关系也各有差异,比如历史学、人类学当中海外研究占据极高比例,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其组织“次级学科”或者“次级领域”(sub-fields)的基本方式;在社会学和政治学中,地区研究分别主要在作为次级学科的历史社会学和比较政治学当中存在,分量明显小于前两个学科;而无节制地追求通则,技术化色彩愈演愈烈并“系统地排斥历史”的经济学^②实际上也排斥了地区研究,它对地区研究的兴趣自1950年代以后处于长期衰落当中,当年格尔申克隆(Alexander Gerschenkron)、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梅森

^① 费正清就指出,最初附着于地区研究的多学科综合或者建立“超级学科”的设想事后被证明有“神话”(mystique)色彩,参见Fairbank, *Chinabound*, p. 324。

^② 参见[美]杰弗里·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高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4—306页。

(Edward Mason)、罗索夫斯基(Henry Rosovsky)那样的亲地区研究的经济学家似乎已成绝响。另外,曾被地区研究创建者寄予厚望的美国研究、西欧研究并没有接受地区研究的影响并成为其成员,前者大概并没有奉行自身作为“世界地区之一”的认知,后者则恪守学科认同而排拒地区认同。^①此外,还有像外交史/国际关系史那样的学术群落,按理本应与兴起中的地区研究建立天然密切关系,但长期以来却大体上自处于“国史”(national history)即“美国史”范围,与地区研究长期隔绝。^②总而言之,地区研究的那种改良型实证主义的知识愿景,也正是查尔斯·比尔德所说的“那个高贵的梦”,^③没有实现,也不可能实现。事实证明,对于人、人的知识、人的思想和人的世界的复杂性,进而对于地区研究本身的潜在复杂性,创建者们的估计还是太低了。

对今天地区研究的任何观察和回顾而言,地区研究在后来发展演进中越来越多地呈现出的极大复杂性却是无法回避的。这种复杂性首先表现在地区研究存在方式的分散性和多样化。地区研究创生运动表现出统一规划和整体推进的鲜明特性,但其结果却是“地区研究”的分散型存在方式。概言之,在地区研究运动开辟了海外研究在美国大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制度化生存空间之后,其从业者依就照地理文化区域和国别分别集群,形成兰博特所说的“地区研究部落”(area studies tribes)。而这些“部落”的专业认同指向各个国家和地区,其中部落内部交流沟通要多于部落之间的交流沟通,而在大学以外这些部落还在制度上被确认、表达为各个全国性地区研究专业学会组织。地区研究分支具备了较强的组织建制,而整体意义上的“地区研究”只作为宏观组织理念和疏松智识架构而存在。更准确地说是,地区研究是一种存在于美国高等教育和社会科学/人文学体系当中的一种“学科间”或者说“超学科”(supra-disciplinary)大型架构和机制,其存在方式呈现出“弥散”(diffusive)和非集中化的特点。加之,地区研究学者大都在地区认同之外有坚固的学科认同,而且大都存身于常规学科的组织建制之内,更加剧成地区研究构成复杂、边界模糊的情况。

① Lambert, “Blurring the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Are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pp. 723-724.

② 国际关系史家就对地区研究重视不足的自责,参见 Robert J. McMahon, “The Stud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National History or International History?” *Diplomatic History*, Vol.14, No. 4, 1990, pp. 577-563; Michael H. Hunt, “Historiography: The Long Crisis in U. S. Diplomatic History: Coming to Closure,” *Diplomatic History*, Vol.16, No. 1, Winter 1992, pp. 115-140.

③ Charles A. Beard, “That Noble Dream,”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41, No. 1, October 1935, pp. 74-87.

地区研究的复杂性还须置于美国历史和知识社会学的大图景中加以认识。地区研究创生和最初演进,适逢冷战展开和强度迅速加剧的年代,地区研究中的某些部分,正如地区研究的激烈批判者们所说的,的确深深介入了“国家安全国家”(national security state)主导的“冷战知识生产”。^①但是,这些冷战批判者并没有给予充分体认的一个明显事实是,地区研究范围内还有大量没有介入“冷战知识生产”的成员和部分,地区研究的学术思想、学术文化和公共关切中还有大量对冷战国家意识形态的异质的、对抗的、批判的要素和力量。地区研究和美国学术世界一样,是一个复杂、多样化的复合体,其中不同分支、机构和成员与冷战国家的关系也呈现出巨大的差异。比如,与美国国际知识的另一主要分支即国际关系/国际战略研究相比,地区研究与国家权力和政府政策的关系要弱许多。^②

更有甚者,地区研究内部的多元化和思想分化亦为激荡的美国学术思潮所引发和加剧。概言之,1960年代以来,缘起于科学哲学、科学史领域里的“认识论革命”引发了对实证主义信念和社会科学的公共效用两方面的质疑反思,^③一些学科领域里兴起新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的反帝国主义、反冷战批判,并因越南战争而加剧,稍后发源于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的后殖民、后现代理论和思潮,更影响、冲击和分化了地区研究。大致可以判断,对所有这些批判性思想,地区研究的“易感性”(susceptibility)要高于其他许多社会科学门类 and 领域。不难理解,地区研究本身的“折中主义”乃至其“跨文化理解”的思想因素正易于导向这种“易感性”。吊诡的是,在激荡的思潮中地区研究经常是被贬抑和批判的对象,比如“东方主义”对地区研究的批判。^④ 凭据地区研究

① Bruce Cummings, "Boundary Displacement: Area Studie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during and after the Cold War," in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Vol.29, No. 1, January-March 1997, pp. 6-26; Cummings, "Biting the Hand That Feeds You: Why the 'Intelligence Function' of American Foundation Support for Area Studies Remains Hidden in Plain Sight," *Global Society*, Vol.28, No. 1, 2014, pp. 70-89.

② 就此参见 Stanley Hoffmann, "A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aedalus*, Vol.106, No. 3, Summer 1977, pp. 41-60; David Ekbladh, "Present at the Creation: Edward Mead Earle and the Depression-Era Origins of Security Studi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6, No. 3, Winter 2011/12, pp. 107-141; 于铁军:《美国大学中的国际战略研究述评》,《美国研究》,2009年第2期,第115—139页。

③ Peter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The "Objectivity Question"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546-63; Mark Solovey, "Project Camelot and the 1960s Epistemological Revolution: Rethinking the Politics-Patronage-Social Science Nexus,"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Vol.3, No. 2, April 2001, pp. 171-206.

④ [美]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38—143、364—390页。这种路径的结集参见:Masao Miyaoshi and H. D. Harootunian, eds., *Learning Places: The Afterlives of Area Studie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

创生期的思想史,本文可径直指出,无论东方主义命题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地区研究都应该在更大程度上被看成是克服“东方主义”的努力,而不是它的简单延续。

地区研究创生运动有全国性总体规划的方面,也有呈现为申述、研议、呼吁和传播的学术和文化思想运动的方面。作为一项学术规划事业,地区研究的专业化内涵和标准得以厘定、确认,主要的构建和发展方略得以制定,基本的组织形式得以设置,相关教育和专业人员培养的程序和策略得以确立,尤其是海外知识在通识教育中的地位得以确认、巩固,最终,地区研究在美国社会科学和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得以开辟和奠定。作为一场思想运动,美国的地区研究呈现出清晰的方向感、深刻的认识论自觉和高度的学术思想共识,将跨学科、“全世界覆盖”基础上的“整全的世界知识”、“跨文化理解”和“文化相对主义”注入美国学术实践和学术文化,在相当程度上改造了美国学术的实践、体制和文化。而且,地区研究运动不仅指向专业化社会科学,而且深切触及美国公共智识生活和美国文化思想。它给美国战后的国际主义和世界主义提供了新的、多元化的、更坚实的智识和文化基础。美国的知识体系是复杂的,美国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体系和认知构成是复杂的。无论以地区研究为主体的美国关于世界的知识体系中有多少政治和文化霸权的动因、美国中心主义的底色和“东方主义”的潜流,不可否认的是,这个知识体系是充实、全面而强大的,地区研究本身就给这个体系注入了反思的、抗辩的和批判性的因素。

地区研究创生运动发生在60、70年前。对照这个巨大而复杂的“美国成功故事”,对照这个实际上已在自觉和不自觉中为我们仿照的历史“原版”,今日中国构建“区域和国别研究”的事业是否需要提出和回应这些问题:我们的所谓学术“规划”中,有自觉、深入的关于学科认识论和学术体制的思考和反思作为基础吗?我们的这项学术“工程”中,有充分的对学术的“效用”、对学术和政策的关系的清醒、完整的认知吗?在我们的这项智识事业中,有丰富、健全的文化思想和文化反思的动力和内涵吗?最后,我们的国际知识体系,将在中国人自身对世界历史命运的认知、世界观念的塑造,在我们的“文化自觉”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